

成语·郑州

博古斋

山呼万岁

李济通

山呼万岁，出自《汉书·武帝记》：“春正月，行幸缙氏。诏曰：‘朕用事华山，至于中岳，获駮麋，见夏后启母石。翌日，亲登嵩高，御史乘属，在庙旁吏卒咸闻乎万岁者三。’”其实，山呼实为嵩呼，且于中岳嵩山密不可分。

汉元封元年(公元前110年)春正月，汉武帝刘彻巡游华山，因游兴未尽，欲驾幸嵩山。于是他带领文武百官东渡洛阳，途经缙氏(在今偃师市境内)，来到登封。他先奔中岳庙祭拜，之后又察看了在登封东北六里万寿峰下的夏后启母石。其间曾猎取了一头麋鹿(即麋子)，使他高兴万分。第二天，满怀豪情的汉武帝，在群臣的簇拥下，登临嵩高(嵩山旧称嵩高)。面对雄伟、巍峨的群山，汉武帝兴趣盎然、感慨万千。此时，云遮雾罩的嵩山之麓，忽然传来“万岁”之声，如此三次，响彻云霄。王公、宦老，无不惊讶；武帝刘彻，更是欣喜若狂(成语“山呼万岁”即由此而来)。高兴之余，汉武帝立即下令，让地方官员和祠官(即管理庙宇的官员)，扩建太室祠(即中岳庙)，严禁损毁、盗伐周围树木花草。为保障祠庙相关人员生活，使太室祠得以长期维护，武帝以山下300户为太室祠奉邑，赐名“嵩高”，派专人管理，其租赋收入，全部交由太室祠支配。武帝对嵩山的敬仰和尊崇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在唐代，曾有多位皇帝驾临嵩山。尤其是女皇武则天，对嵩山更是情有独钟。垂拱四年(688年)，她改嵩山为神岳。万岁通天元年(696年)，她亲临嵩山，封禅祭祀天神，尊天中王为神岳天中皇帝。当时，不但赏赐百官饮食十日，还大赦天下罪犯，免除当地当年租税。即使在她晚年病魔缠身之时，还派人前来嵩山祈祷。久视元年(700年)，她大病初愈，即在石淙河上建立三阳宫，从而演绎了后世为之惊叹的“石淙会饮”。也是这一年七月，她派心腹在嵩山之顶投金简一通。据说就在武则天驾幸嵩山的大型封禅活动中，也出现过“山呼万岁”的场面，使武则天兴奋不已、诗兴大发。从而写下了“三山洞光玄紫，玉峤金峦锁紫微”(见《全唐诗·夏日游石淙》)的诗句。

正是由于汉武帝对嵩山的仰慕，武则天对嵩山的痴情，抑或是他们高贵身份所致，遂有了“山呼万岁”这一成语。后来“山呼万岁”专指臣下对帝王高呼万岁，为封建社会文武百官赞颂皇帝的一种重大礼仪。只是作为一种封建仪式，我们今天只能在戏曲、电视中才能一睹它的“尊严”了。

典故

唐宋八大家

阎泽川

最早把唐宋八大家排列在一起的是明朝文学家朱右。他试图创造一种新的风格来取代元朝诗文创作上纤弱的文风，亲自选编韩、柳等人的散文为《八先生文集》，他对这八位大家的作品风格做了总结，即：韩之奇、柳之峻、欧阳之粹、曾之严、王之洁、苏之博。“唐宋八大家”之名实始于此。

在其稍后的著名散文家茅坤，提倡学习唐宋古文，并编选了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，对韩、欧阳、苏的散文尤加推崇。从此，“唐宋八大家”之名正式流行，一直流传至今。

“姑娘，现实生活不仅仅是骄傲地躲避是上策，而是投入，你还有种做错过什么的感觉？不是的，你根本连错一回都不敢。”叶路凡有点激动。

“我被你搞糊涂了。我吧，就是，哎，我也不明白。”我词穷了。

叶路凡转身离开，没有挥一挥衣袖，没有带走一片云彩。

毕业前夕总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得应付循序渐进的毕业程序，又得理清头绪甩动腿脚尽快地找到那扇连接未来的门。

同学们都在忙，忙得慌慌张张忙得绞尽脑汁的。在这样的氛围下，我对自己的未来更加没有了主张。

顾青青接连见了几个她母亲联系的单位的领导，回来后总是不泄露一点口风，直到接收单位完全落定，她还是守口如瓶。这个性感女神竟然不知不觉间练就了谨守秘密的本领，而且为了表示低调，还把烈焰红唇的颜色换成了哑光暗色。这就让我对毕业分配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，似

乎和挖地道有点相似。谁先掘地三尺谁先创通了地道谁就率先见到了天日。大大方方地待在上面，想要直面朝阳阳光，那就只有考研这条明路了。可是这条明路太显眼了，谁都看得见，想往上冲的人不少，人多路堵，也不是谁都能挤进去的。

艾子琼却在学法语，那是受到了法国电影的致命蛊惑。她念着法语单词，说法语的腔调和当时的毕业情境格格不入。艾子琼终于放下手中的法语教科书，抬起头环顾了一下小小的寝室，最后把眼神落在顾青青身上。

“别，千万别这么看着我。我怎么了？凭什么我必须说点什么你们才觉得对劲啊？”顾青青不能忍受长时间地被注视。

“我又没说错什么。你怕什么？难不成做了什么亏心的事？”艾子琼在开玩笑。

“哎，哎，艾子琼，你别在这儿冒充正义的战士。好好的，你装什么装啊，自己的工作早解决了吧？在这里看热闹，还念什么法语。烦死人了。”顾青青脸蹭地红了，真的有点被逼急了。

如今人们都知道北京有个琉璃厂和潘家园，是远近闻名的经营书籍、字画以及古玩文物的文化市场。但很少有人能知道其实早在唐朝和民国时期西安就有类似的地方。

书肆是经营字画、印制和销售图书的商店，是现代书店的前身。据专家考证，书肆一词，最早始于汉代。西汉著名学者杨雄在其所著《法言·吾子》中说：“好书，而不要诸仲尼，书肆也。”《后汉书·王充传》：“家贫无书，常游洛阳市肆，阅所卖书，一见辄能诵忆，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。”书肆是民间教育普及和文化学术思想发展的产物，其业务范围最初只限于买卖字画书卷。唐代有了印刷术，书肆便开始对紧俏书籍，如历书、诗文集等抢先印刷出售，以求牟利。当时的书肆多集中在唐长安城偏东一带的安邑坊附近。唐人元稹在《白氏长安集序》中说，白居易和他的名诗被书坊“缮写模勒，街卖于市井，或持之以交游茗者，处处皆是”。唐代长安书肆规模很大，据《太平广记》卷484中记载，唐玄宗天宝年间，常州刺史荥阳公子赴京应考，与名妓李娃结识。一日，二人出游，“至旗亭偏门鬻(yù)坟典(泛指古籍)之书肆，命生栋而市之，计费百金，尽载而归”，后遂成大



空即是色——大美青海 黄波 摄影

散文

屋顶青瓦是谁家

潘新日

忆，所有的都融进城市的心跳里。雨中的青瓦格外别致，这些城市里的隐士，把青衫和旗袍压进箱底，让梅雨的叮叮慢慢发霉，长出许多思念来，一片青瓦，一段历史，一片浓得化不开的乡愁，在小巷里弥漫，我想起戴望舒，想起丁香一样的女孩，想起民国的油纸伞，那时花开已没了旧人。

不过，我还是喜欢家乡的青瓦房，没有拘束，可以自由地敞开心扉，让细细的炊烟顺着风远行。沉沉的身影里，有瘦弱的文人，有迁徙的商旅，有远嫁的红颜，在这样青瓦泪里思念着，怀旧着，他们在青瓦覆盖的木格子窗棂边沉吟，思念，古诗词里张继、李商隐带着古风流下了思乡泪水。

时常，我会把青瓦当作一部旧书，把它当成故乡老家的屋子，在亲切和畅想中阅读乡愁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心中的家园，任何一处青瓦覆盖的老房子都有家乡的况味，都能生出家的温馨。天南地北，青瓦就是历史，加上木门边的蓑衣和斗笠、檐下的农具，堂屋里雕花桌案上的青花瓷坛，案头上的线装书，这些民间的朴实记忆沉淀了一个地方的丰厚底蕴，我喜欢。

青瓦也是历史中发黄的名片，它们静静地鱼鳞一样点缀在各个角落，有名，没名的，都一样的厚重着，抵达游子的心深处。如用直、周庄、鲁镇、凤凰、木渎、同里、乌镇、西塘、宏

连载



我们住一起晃出窄长的走廊，晃过一年四季不更改地定时嚼着黄瓜或西红柿的看门大妈，晃着晃着晃到了“黄亭子50号酒吧”。啤酒上来了，我们干杯，然后各自喝着杯中的酒，谁也不说什么。

当一个面熟的人闯入我的视线，我愣了好几秒才想起，他

店铺，“鬼集”便自发地转移到尚仁路(今解放路)以东的空旷地区。民国15年(1926年)，镇嵩军围困西安，城内粮食奇缺，人们纷纷贱价出卖衣物换取食品果腹。“鬼集”的规模越来越大，上市物品越来越多，交易时间也越来越长，群众便逐渐以“鬼市”之称取而代。西安解围后，宋哲元主陕，在小东门内修建了民乐园。其东、南、北3个门内划为旧货市场，“鬼市”进一步扩大到尚俭路和尚勤路一带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逃到陕西的东北难民绝大多数落脚“鬼市”，以经营旧货为生。后来一些退伍官兵也加入到这个行列。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来自河南的大批难民也来到“鬼市”糊口。其从业者一度有一万五千多人，交易时间也延长至上午10时左右，固定摊商还整日营业，上市物品也由清一色的旧货演变为新旧兼营。“鬼市”达到鼎盛时期。民国34年(1945年)8月，抗战胜利，全国交通恢复，大批货物运至西安，“鬼市”的商贩除少数人仍操旧业外，大部分则改营新货。民乐园及周边地区出现了百货、棉纱和布匹3个聚集点。翌年，在其基础上又兴办了民生市场和民乐园市场。从此，“鬼市”走向萧条，直至销声匿迹。

新书架

《容忍与自由》

张辛新

胡适(1891—1962)，原名嗣糜，字学洪，字希疆，后改名胡适，字适之，笔名天风、藏晖等，安徽绩溪上庄村人，现代著名学者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。胡适先生是现代中国文化界最负盛名的国学大师之一。本书精选了其一生的散文、杂文、演讲等内容，分别从教育与成功、信心与反省、不朽与人生、容忍与自由等方面阐述他的思想和观点，这些思想在现代仍然具有现实意义。

村、大理，院落有乔家大院、李家大院、刘家大院，大的有古城的城楼，小的有不同时代的县衙，文人雅士里有周作人的苦雨斋、丰子恺的缘缘堂；有戏院、有宗祠、有寺庙。总之，那些与青瓦有关的建筑细节，花窗、飞檐、雕梁和隔扇，早已脱离了一般意义上的建筑点缀，成了一种文化抑或精神上的指向，指向古典，指向旧梦，幻化出生活的七彩来。

青瓦上的故乡是遥远的乡愁，是故乡的低语，是亲人的倾诉，是童年的遥想，是民间的歌谣，是农历里的季节，是婉转的鸟鸣，是唐代李义山缠绵的“巴山夜雨”，是宋朝柳三变萧瑟的“秋风斜雨”，是陆放翁清新的“杏花小雨”，古人如此，今人也如此。雨声里，我把目光久久地定格在凝重的青瓦之上，看着它们在故乡的思绪里静静地被雨声浸润，这落魄的秀才充满了对家乡的忧郁和惆怅，玲珑着骨子里穷酸和孤傲。

雨声敲打着青瓦上的思乡曲，茫茫雨色里，市声繁华，又有谁能掩掉喧嚣的尘世，看到青瓦上的故乡呢？纵使青瓦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，而那记载着前世风雨的故乡依然清晰，是我们永远的家。

屋顶青瓦是谁家？无论在哪里，我敢说，青瓦上的故乡是时光留存的旧照片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，是最软的乡情，是最硬的骨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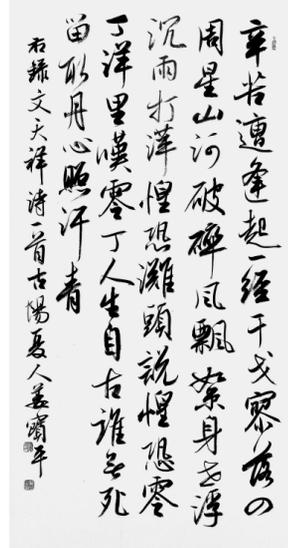
就是那个卢奇玮曾经的男友“睡狮”。看到他，唯一萌生在我脑海里的想法是——他还活着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这可以从卢奇玮的反应中获得有力的证实。

“谁啊？睡狮？我不记得了。”卢奇玮回应着黑小撇的示意。

睡狮在我们这桌停留了一会儿，就走向另一桌。我们无视于他脸上的失望，站起身，将未尽的酒一口喝完。付了账，我们醺醺然地往外走，头昏脑涨，把路过的行人认作了“金正树”或者就是“蔡炜”，坚定的卢奇玮一遍遍地将我拉回来，一边向路人致歉。我倒在床上的那一刻，据卢奇玮第二天的口述，当时我狠命拽着黑小撇胸前的衣服，哭得格外惨烈，嘴里一个劲地说：

“辛苦，你出来，别以为你躲在黑小撇的身体里，我就不认得你了。你出来，你这个懦弱的逃兵。”

清醒以后，酒后的胡言乱语在我记忆里没有残留一丝印记。至于卢奇玮的转述，总有点隔靴搔痒不够贴切的感觉。我宁愿相



姜宝平 书法

中州民俗

壮年得子 倒骑驴

佩实

最近普遍二孩政策成为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焦点问题。在过去由于多子多福、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左右加之经济条件的限制，普通人家中尤其是中老年得子可以算是一桩大喜事了。在荥阳一带过去就流传有得子骑驴的风俗。

相传，荥阳张果老自小跑江湖，经商做生意发了大财，但是他已年过不惑却只有几个女儿尚无子嗣。这一年，张夫人的肚子又挺了起来。张果老的好友见状打趣道：“看样子这次是个带茶壶嘴儿的。”张果老对这种宽慰之语早已司空见惯，便随口答道：“河水不会倒流，驴不能倒骑，是夜壶就不能当茶壶。”谁知道说这句绝话刚好遇见了好较真的人，针尖对麦芒，这位好友硬是拉张果老立下字据打起赌来。

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。张果老怎么也没想到他这次竟然得了个大胖小子。亲朋好友们想起了当初闹着玩儿立的字据，就牵来一头驴，把张果老抬到驴背上倒骑着，又拿来一个夜壶和一个空茶杯让他自斟自饮，做喝茶的样子，为图喜庆还有人给他抹了大花脸，在村里转转去，逗得满街男女老少哈哈大笑。

由于青年人群还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，而老年人无论是心理承受还是体力支持上都是不允许的，因此“得子骑驴”风俗的对象一般为壮年。就该项民俗活动的主体即被传统文化意识定性为丑陋、愚蠢的驴而言，恐怕与魏晋风度中的“驴鸣”有关。《后汉书·逸民列传》记有汝南真阳人戴良，其母喜欢驴鸣，他就经常学驴叫逗母亲开心。他这种特殊的尽孝方式开启了魏晋名士喜“驴鸣”的先河，后来成了放任性情、挑战权威的时代表征。试想之，壮年喜得贵子自然要放任性情打破常规(倒骑驴背夜壶做自斟自饮)，同时也寄寓了对孝子贤孙的憧憬与期盼，于是就留下了这种风俗。如今，在郑州一带还流传有顺口溜唱道：

张果老那年四十一，添个仙童抱怀里。

心里高兴入了迷，拿住夜壶把茶沏。

乡亲父老你甭笑，壮年得子倒骑驴。

精力旺盛激情灿烂。

生活老师卢老师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我对他才有了新的认识，他舞台上地下地张罗，四方形的脸上挂满汗珠，一滴滴地掉到地面上，用餐巾纸随意地一擦，脸上沾了好些白色纸屑，但他还是专注于每一幕与每一幕之间的演员衔接上。

高女士捂着檀香扇，站在离舞台不远的空荡荡的观众席间，纠正着每一个同学的咬字和读音的问题，导演霍老师不时地会击掌喊停：“注意情绪，把句子深层的内容说出来。”高女士对霍老师摆摆手，就登上了舞台，开始给台上的同学做示范：“我早和你们说过，一再地强调，要注意气息。一大段的主课副课老师全都在这扇门内和门外来回出入，这和以往的人学汇报或者《雷雨》的演出很不相同。

霍老师忙得不可开交，他明显地瘦了好几斤，露在灰蓝色短袖衬衣外面的胳膊晃晃荡荡的，一时还真不习惯他以这幅形象示人，但他的精神可没有一丝懈怠，还是